



“你愿意相信现实还是童话？” 《隐秘的角落》 结局引发猜想

大结局播出当天，《隐秘的角落》一口气上了8个热搜。除了故事本身有关家庭、未成年人成长、教育等热点话题外，乐队出身的导演、各展所长的编剧团队以及演技集体在线的演员等，都让这部作品格外引人关注，而大结局的揭晓，更是引发了观众一轮又一轮的解构与猜想……

剧情与原著大相径庭

网剧《隐秘的角落》改编自紫金陈推理小说《坏小孩》，讲述了沿海小城的三个孩子在景区游玩时无意拍摄记录了一次谋杀，他们的冒险由此展开。

《坏小孩》中，主人公朱朝阳的行为动机围绕着其与父亲的关系展开，导致朱朝阳“黑化”的关键因素，来自于父亲的疏忽与不信任。最终，朱朝阳瞒天过海借刀杀人，骗过所有成年人，在达到自己的目的后，在成人世界继续扮演让人毫无防备的无辜孩子。

《隐秘的角落》虽然在故事架构、朱朝阳的身世和心理刻画方面沿用了原著的内容，但表达的却是一个充满温暖和希望的主题。剧中三个孩子都善良、敏感，同时因为家庭的残缺而渴望得到“爱”，但他们的亲人却因为种种原因，将爱以控制、重压或者疏离等扭曲的方式进行表达，导致孩子们无法获得恰当的爱与情感，在处理关系时，也无法选择用适当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扭曲的情感造成扭曲的行为，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坏小孩》与《隐秘的角落》孰高孰低，让读者和观众在网络上争执不休。不可否认的是，《坏小孩》通过严密的推理逻辑与大环境产生的不可抗因素，突出了个体因素，展现出人性恶的一面；而《隐秘的角落》所要表达的是，善的对立面往往不是恶，而是因为扭曲和压抑的情感与关系导致扭曲的行为，在孩子身上，客观因素可以起

到一定的扭转作用，但需要大人们产生自觉意识。

导演刻意留下思考空间

《隐秘的角落》成为现象级的爆款网剧，要归功于这部剧的主创团队，尤其是剧中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让观众在角色的带领下，瞬间入戏。

作为曾经的乐队鼓手，如今跨界的辛爽导演对作品主题有他个人的理解：“剧中许多人都在做一些以爱之名行恶之实的事，他们对爱有着错误的理解。有些人把爱理解成自私的占有，有些人理解为卑微，当他们做选择时，一旦做出错误决定，就会导致悲剧的出现。”

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辛爽并没有对行为与人物做出好坏、善恶等定论，而是将更多的思考留给了观众。他说：“我们想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在生活里，要及时审视自己，父母有没有正确地对待孩子？我们有没有错误地理解爱？有没有以爱之名去伤害别人？”

猜测让结局余味无穷

《隐秘的角落》在一片争论声中落下帷幕，12集的体量，每集长短不一却主题突出，制作精良，是大部分观众一致认可的。该剧在网上的评分一度飙升至9.2，在不少剧迷心中，9分以上的电视剧作品可以称为神作。

在《隐秘的角落》大结局播出后，剧迷对结局进行了各种猜测：有人认为结尾过于简单光明，有人说结尾迫于各种不得已而实际透露了更为残忍的真相，观众们反反复复琢磨朱朝阳的“她掉下去了”那句台词和摆在医院里的魔方，把张东升的动图放大数倍然后认定他实际在对朱朝阳说“高手”，也有人猜测老陈、严良和普普均已经离世……主创团队此后接受采访解开谜题：一切都是剧中表现的那样，所

有人都有了重新的开始。这似乎打破了网友们的想象，这个结局让《隐秘的角落》最终的分数固定在了8.9分。

其实，对于结局的种种猜测，本身就证明了作品的成功：贯穿全剧的一个关于数学家笛卡尔与公主的故事，剧中人无从求证真伪，只是不停地在问自己：“你愿意相信现实还是童话？”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观众，结尾看上去像是童话，至于你是否相信，那是你的选择。

幕后 爆款是怎么“演”出来的？

作为一个导演新人，辛爽呈现出的另一个特色是给演员很大的发挥空间。他面对的是一帮在剧迷心目中演技可以封神的演员，辛爽说他借鉴了好莱坞导演马丁·西克塞斯的做法，让好演员临场发挥，而自己唯一做的事是“让摄影机不要停”。

于是，观众看到衣冠楚楚的张东升摘下假发的秃头，看到他杀人后坐在阳台花丛中吃苹果的一派岁月静好。秦昊接受采访时说，这两场戏都是后来加上去的，为了让整个人物更加立体和更生活化。

还有一些情节，是演员自觉完成了导演的想象。比如周春红逼儿子朱朝阳喝牛奶那场戏，周春红要在这场对峙中，重新拿回对儿子的控制权。就在辛爽拿不准的时候，周春红的扮演者刘琳说：“没问题，你相信我，咱们走一遍。”戏走了一遍，辛爽立马踏实了，“她有那种神奇地把所有戏都演得合情合理的能力。”

从现场流出的拍摄花絮看，让观众“惊为天人”的三个小演员，在对手戏中都得到了王景春、秦昊、张颂文等人的加持，惊恐、愤怒、紧张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反应？大演员手把手给小演员讲解，张颂文还不时给小演员托底：“你就演吧，不管怎样，我都能接住。”

北晚

“薄肉塑”飞天： “肉肉的”飞天 “飞”出壁画

飞天最美，飘飘衣裙、翩翩舞姿……而世界文化遗产点麦积山石窟的飞天，是因身上的“肉肉”而闻名。

飞天形象源自古印度文化中天人、天女，后随着佛教东传，它们与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仙人、仙女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飞天。

在麦积山石窟离地近70米的第四窟“散花楼”的窟顶壁画上，有28身1.5米以上的飞天。伎乐飞天手持横笛、阮咸等乐器，供养飞天拿着熏炉、香盘等物件。

最“吸睛”的是壁画中飞天凸起的部分：挺拔的鼻梁、大且厚的耳朵、肉乎乎的手臂和纤细修长的手指。裸露肌肤的立体刻画，让飞天有了“肉肉的”观感，在绘于墙壁的衣带裙裳的映衬下，飞天看起来“破壁欲飞”。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铭介绍，1953年，原文化部组织的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将这种结合浮雕与绘画的飞天命名为“薄肉塑”飞天。研究发现，飞天的裸露肌肤是凸起不到0.5厘米的泥塑。

张铭说，“薄肉塑”飞天诞生在麦积山石窟离不开天水的泥塑传统。新石器时代的大地湾遗址，就出土了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等大量精美陶器。

“麦积山石窟被称为‘东方雕塑馆’。工匠在泥土中加入麻防止开裂，加入鸡蛋清、糯米汁等提升细腻程度，这使得泥塑气韵生动，且能在潮湿环境中保存千余年。”张铭说。

“薄肉塑”飞天也是多元文明交融的产物。“散花楼”是距今1400多年的北周时期洞窟，有7间大殿。从洞窟体量和壁画的精美程度看，可谓北周佳作。

张铭介绍，麦积山石窟位于古丝绸之路之上。北周虽是一个短暂的小政权，却在艺术上兼收并蓄，既吸纳了北齐及南朝的文化，也受到笈多佛教艺术的影响。麦积山石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北周佛教艺术，显示出多元的文化特征。“比如‘薄肉塑’飞天的鼻子，就与中亚粟特人的容貌特征有相似之处。”

张铭说，多元文化与奇绝技艺的结合，在麦积山石窟创造出了一个鼓乐齐鸣、满壁灵动的佛国世界。这为今天的艺术及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新华